

白天穿木屐的農夫

／阿貴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

約25年前，在本省濁水溪畔的某兩個村莊，於交會處開着5、6家老舊的店舖，賣着一些日常用品，也有中藥房和碾米廠等。某日，在一家店名叫源裕的雜貨店內，除店頭家外另坐着2個老人，不停的談笑議論閑話家常，村子裡若來了一位陌生人，便會在那裡猜測不停，鄉下嘛！附近這幾個村子裡沒一個不認識的，忽然見到外地人進入村內，那能不關心一下。而白天無事做，鎮日在店裡坐的人，多數是年老或體弱的人。否則，經濟來源本不充裕的鄉村，白天能幹活而不去做事，不被眾人臭罵才怪。

約是下午3點多鐘，店外又進來了一個鄉下人，但不是上了年紀的老人，而是一位年紀僅30歲左右，體格頗壯皮膚黝黑，但臉色略嫌黃色的壯年。坐在店內的一個老者向這位少壯農夫打招呼道：「阿旺仔，你怎麼還在穿木屐，我的水稻得臭腳銅（紋枯病），想請你替我洗藥（噴農藥），有沒有辦法？」

那個叫阿旺仔的人中氣好像略嫌不足的回道：「阿勇伯仔，我的身體還是不行，你去叫隔壁村的阿水師噴好啦！」

阿勇伯仔說：「阿水仔昨天也開始穿起木屐了，他也說不行。」

阿旺仔又道：「早上我還看到阿賜仔還背着藥桶去洗藥，他應該沒問題，叫他好啦！」



噴藥時不可吸菸、喝酒，身體感覺不舒服時應即刻停下工作休息。

阿勇伯仔無奈的說：「中午我去找過他，他說最近叫他洗藥的人太多，時間實在安排不出來。唉！附近幾個村肯替人家洗藥的人，就只有你們三個，你和阿水仔又都在『穿木屐』，我們這些自己無法洗藥的人，水稻只好任它去得病了！」

『穿木屐』怎麼就不能噴農藥？由於鄉下大多數人白天均須下田幹活，所以多打着赤腳，傍晚收工洗完腳後才會穿上木屐。因此在白天穿木屐並不是一件好事，通常除了開店的人、老人或極少數的「有錢人」才白天穿，否則『穿木屐』有時候是代表生病，尤其是年輕力壯而白天不該穿的人。

進旺、金水、天賜三個人是專門替人噴藥以賺取工資維生的農夫。能夠背起藥桶不斷的在烈日下噴藥，那一定是身強體壯的人，否則

誰敢賺這種既辛苦又危險的差事，算算這三個人代人噴藥也已有七、八年了。

過了幾天，阿旺仔和阿水仔兩個人恰巧在中藥店取藥相遇，兩人均仍穿着木屐，顯然身體仍然有病，身形消瘦，臉色也愈來愈蒼白。中醫師說這兩人都是施藥不慎而發生農藥慢性中毒。阿旺仔和阿水仔在等拿藥的時間，坐在店裡的長板凳上談論說：「真奇怪，阿賜仔的身體並沒有比我倆好，怎麼咱倆開始『穿木屐』，而他還能繼續噴藥，身體好像沒事一樣，不知道他有什麼秘訣？」。由於鄉下人不服輸和好奇心的作祟，兩人遂相約決定暗中去阿賜仔噴藥的農田一探究竟，反正閒着也是閒着。

一連二、三天都看不出所以然，第四天阿旺仔早起了約半小時，直接到阿賜家附近。不久看到阿賜仔正在水井旁，脫下長上衣，將肥皂沾濕，在兩手及上身能擦到的地方一陣擦抹，然後穿起破舊的長袖上衣，到存放工具的地方拿起背囊式人力噴霧器及一些用具，順手將那塊肥皂往噴霧器的藥桶內一丟，背起應用的東西去代人噴藥。

阿旺仔跑去跟阿水仔說他所看到的一切，阿水仔說：「用肥皂塗抹於兩手及身體是有一些消毒作用，但將肥皂放入藥桶內是幹什麼？」

阿旺仔說：「是啊，我也想不出原因！」

阿水仔不大相信，接着兩三天都一早就去暗中觀察，果然與阿旺仔所看到的情景完全相同。

一日阿旺仔到鄉農會辦貸款，碰到農會指導人員陳先生，想起此事，就請教陳指導員。陳指導員平常勤於閱讀相關農業雜誌，也參加過一、二次由改良場所舉辦的病蟲害講習會，得到一些農藥安全使用的有關資料，因此對這件事略知一、二。他很耐心的分析說道：「農藥對人體是有毒的，有些還是劇毒。噴藥的時候若沒做好防護措施，調配藥液時可能會觸及原液而發生皮膚中毒。施藥中若沒注意風向，

而被藥液噴到，則可能因吸入藥粒或皮膚接觸到藥液而中毒。所以噴藥時，必須不怕麻煩的穿戴雨衣或長袖舊布衣、長褲、雨鞋、手套等，以避免觸及藥液。若不慎沾到藥液應馬上用肥皂清洗，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戴隔離效果比較好的口罩，並注意風向順風噴藥，則可減少藥液的吸入。」

陳指導員喝一口茶又繼續說道：「身體有病或中午天熱時刻也不要噴藥，至於阿賜仔將肥皂放入藥桶內是不對的，也是缺德的行為。因為肥皂屬強鹼性，而多數的藥劑屬酸性，酸性的農藥一碰到鹼性的東西，往往會變質而降低藥效。他把肥皂加入藥桶內，因酸鹼作用將導致農藥變質或分解，他這麼做或許可以減少一些毒性，對他本身有利，但是請他噴藥的人，會因此而使農藥變成無效，除了損失農藥外，防治效果也會打折扣的。今晚我去找他，一定要阻止他，要他改正。」最後指導員極其善意的奉勸阿旺仔說：「你和阿水仔以前都自認身體夠壯，噴藥時多不喜歡穿長袖衣服，一個紗布製的口罩用了好幾個月少清洗也捨不得換，這樣反而不好。因為紗布製的口罩陸續沾到農藥後，若不經常清洗或換新，戴在口鼻反會不斷吸入藥劑，不中毒才怪。」接着從櫃子內抽出兩本薄薄的冊子，書名叫「安全用藥手冊」，交給阿旺仔說：「拿一份給阿水仔，有空詳細看一遍，對如何用藥及施藥者本身如何確保安全會有幫助的」。

阿旺仔聽得似懂非懂，但滿懷感激之心回去，將聽到而所能記得的轉告阿水仔。過幾天阿旺仔再去偷偷觀察阿賜仔出門前的動作，發現他已不再將肥皂放入藥桶內，想起陳指導員說要去糾正阿賜仔將肥皂放入藥桶的行為，似乎已有改過。

經過長期的服藥和休息，阿旺仔和阿水仔身體漸有起色，也陸續的脫下了「木屐」，重新背起藥桶。但以後代人噴農藥時均謹慎而小心的做好防護措施，忙碌的穿梭於田野之間。